

劉繼<sub>絲</sub>莊先生廣陽雜記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五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永州與瀟水合入衡州瀘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傳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下湘

刻本去者以八

魏山丁疑其四字

雲南巡撫堂聯海上碧雞如舊安得神仙漢中却持節送臨何嘗郡縣其土子弟其民奉正朔而稟職湖方穆穆於斯為甚唯邊銅鼓猶存虛傳靈異蜀丞相懸車深入豈似中外一王車書一統擊天威而歌帝力聲聲古獨隆

貴州貢院聯太岳高標錢唐遠派大宗工以人事君試首吳鼎琳琅盡歸鴻造黔山秀拔聖水澄清名節度求賢為國笑桂生歌蔡戟齊入龍門蓋大主考山東人副主考錢唐人故首聯云

然

雲南藩司堂聯刀耕火耨之地賦稅不得免焉何術而圖之  
仲夜木食之民供億獨未已也自憐奚取旬宣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  
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不能分身  
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員但德州河道止于一十  
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為下  
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  
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為上河通判分  
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郟城又直隸河  
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

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于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全通判修防挑浚催價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專管修防挑浚催價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兗台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專轄遠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專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兗州府下河通判兼轄將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

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  
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蒞管之興又  
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隣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  
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  
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  
為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為吳橋縣管河縣  
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為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  
裁去，改為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  
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為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  
縣主簿裁去，改為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  
並長垣縣新運黃河從至境內，勸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

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責，應將東明縣丞裁去，改為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洛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陽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為修武縣丹河縣丞，併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為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恒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擇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興泰、如、通、州縣之下河地方遼濶，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

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茆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派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領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準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湖，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為如準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去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專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奏。旨管河官員分調設去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秉堂聯云、明哲保身、醉白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  
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  
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携逆黨、二十八  
日、搜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僞夏色子于五月二  
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擣御脇從、撥隨逆  
總兵楊兆先統駁蒲折、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勦、請為內應、  
臣思我兵已搗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  
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擣楊兆先  
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傷、自六月二十二  
夜擊敗之後、夏逢龍窺我兵軍、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



口又暑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令兵齊犯臣軍前止  
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行力  
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  
咸寧縣餘寶慶等營尚未調到倏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  
日逆兵水路之船隻泊金口龍床磯下連磨亭邊陸路偽兵撲  
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揣知蒲圻已經投誠于  
成刺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  
眾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午刺乘北風順便又發沙  
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岬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  
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近又將船隻  
忽擺磯下船兵上岬齊力攻我官兵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

敵殺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日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冲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刺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拮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募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夫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據若非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尚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嘗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舞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无多，豈逆于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梁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陸拚命一戰，以為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衛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逼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岬，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烟，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柵，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

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岫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  
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眾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  
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  
方權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彼謀臣密  
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管銜協都司勦殺去後殺時上海烟  
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  
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楊都司營會全密高崇兵  
休息俟逆船兵盡散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獲兵扛擡挽鎗  
率逆眾布作方陣以為沖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兵  
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挽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

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偽總兵一員，象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寨，賊象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互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偽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偽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烟，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偽周時教授諸世子。

闕履繼，江川人，進士，出家為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子雲龍山出家。

四川獄囚黃金玉、安南之亂、執兵扞賊、守固圍而不去。

程兼，字柳若，號樵鬚，黃山人。家繁昌，有峩溪外譜。尤悔菴為之序。

雷如，滿州人。長沙守脩、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襄真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為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特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參，陳海柁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賣中土，陳主外夷。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為道士。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偽監道馬。投誠者，技勇絕倫。不可一世。翰墨雜藝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于人。今出家矣。法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燾、孟陽、李流芳、長蘅、晏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全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羗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邊，畛千山以合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蠡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

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而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儻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焉。

○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為平度州。以濰州為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 孤樹哀談。劉人趙可與著。

○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為鄭氏百夫長。技誠。後為千天長。在姚綏督麾下。以招割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顧假以間之。為致困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

○ 漢陽府魏晉末為馮口重鎮。蓋漢水入江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為池。魏家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馮陽。後移夏口。晉陶侃為



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鄒。趙元鎮上  
疏乞下湖北師司提俗敗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吉共山門  
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高功磯也。磯之旁為鐵門關。古  
置戍守。商舶鱗集。闌闌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新灘  
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連曠。荏葦叢密。  
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丘仁揚清倡亂于漢川。之同塚嘯聚  
萬人。立寨沔陽之麻易。偽稱大玉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鑑  
副使蔣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  
里。群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呂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剗應會  
左耳去。隆慶元年。群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使解其  
支體。地方圍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閏，學于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質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質道之言廢矣。

禹貢導漢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君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以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

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為水渺瀰之狀，不以為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嶠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言嶠冢桐柏可之。大抵禹貢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沆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沆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沆，故以謂之沆水，乃知聖賢之一字未嘗無法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為程縣境有顛頭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顛頭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顛頭都帝丘。今濮州是。无綠塚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杆山，亦隸為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邛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

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  
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  
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  
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  
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万人傑其父偽同時守備後因安揮歸常德以販木在武  
昌遭夏逢龍之變授以偽摠兵劄併以偽空教十通銀數千金  
今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代誅

蘇秦說韓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尔疋  
翼釋縱篇曰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主也一即之主所以將象  
者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于縱橫事合

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李登周顥沈約陸祠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見皆一東  
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為平水韻夫切為源韻為流源密流疎源  
分流合今欲為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疎者合者乎度曲知亦  
有見于諸聲之道為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万頃漢陽人賈似道為宣撫時請為客元世祖圍武昌  
似道亡和師還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啗以利而退其師又  
兒弄主上何露布為似道怒極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  
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  
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  
定 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罍年七

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  
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烟漠々入江濱。天翻  
地覆有今夕，洞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黄土，墮泪未了誰  
司晨。

壽昌無明博山無異

天童悟赴黃蘗，請上堂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  
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客，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岩詩云：岩上草色肥，岩  
下水流急。策杖上岩頭，空山人獨立。

資治通鑑司馬光與劉攽、劉恕、范祖禹、暨子康編攽、原、允、清  
江人。怒京兆人祖禹，字淳夫，華陽人。元豐七年上呈，光自出知。

永興軍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皆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

周敬王庚申魯西狩復麟後敬王尚立五年元王立七年貞定王立二十八年考王立十有六年威烈王戊辰立至戊寅册立三晉垂七十年而通鑑托始避續春秋之嫌也無四明陳樞字子授明州奉化人有通鑑續編

明商輅字素庵有續編宋綱目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為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為賊所必爭苟或飄忽矣括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御兵結死士据岩險

攜書衣裙，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為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鬪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塹。慕時登結草千束，深夜舉為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為知己背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樞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却之，賊更從旂羊嶺，擣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



遇賊于埭口，斬有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偽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暢春力鬥久之，手及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跡太洵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為請議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尚書楊嗣旨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洵九十里，戰于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槩也。暢春以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墨，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愧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勇王，鐵唐一岑，頭目鐘富等，俱以賊流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

軍、獲、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于宛城劉太史若宰，為作吳梅初傳。

投瓊，即今之擲投子，今作骰非也。蓋取投擲之義，而骰字即股字，不音投。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履，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又袁詠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綢羅孰能

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任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考其傳相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濫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姪祁首己，滕藏，任，荀，僖，姁，嫫，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綠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槨，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即節淳尊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

以坟墓渾而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較用民命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為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獨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卯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

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沉而施于江浮者沉也反言之也隨鳩夷者子胥之譖死而施有力焉至死盛以鳩夷令沉而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鳩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鳩夷子皮牧之遊以子胥鳩夷為范蠡鳩夷乃墮後人于疑網之中

世傳假亡不知所由案說文假者州里所建之旂所以趣民事者故假遽者假為假假

今三年一紳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較士

今世所傳返璧蓋左傳所謂受殫返璧也若以周敬王事擬之則佳秦始皇擬之則不雅至無識者以返璧為完璧用簡相如

事尤為謬誤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戌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已歿終赧王已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何與因孟子雜考他書知為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曆一周無疑也漢上皇甫謐曰武王即位在上商庚所傳已知相去六年予謂從上商為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口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

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鯀。厲王凡三十  
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  
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  
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  
孰于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尚有鯀堤，城郭亦始于鯀。當時脩水  
而依之，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翳聾，而禹獨宗  
鯀，誠有可郊之理也。

篇海類所載字學書曰：大篆十五篇。

周史籍位

凡將一篇。

司馬相如作

訓

篆一篇。

楊雄作

續訓篆十二章。

班固作

蒼頡故

杜林作

蒼頡訓篆

杜林作

急就一篇。

史游作

字勢一篇。

衛恒作

古文字號

馬融作

古文尚書

鄭玄注

古文尚書

賈逵

作考証七篇薛高說文十五篇許慎汗簡八卷郭忠恕變法偏旁

五百四十部李陽水字原一卷林罕偏旁小說林罕六書略二卷鄭熈

說文繫傳徐鉉六書補正六卷徐鉉復古編二卷孫有五聲韻

張有玉篇六卷陳彭嘯堂集古錄二卷王球韻會黃紹碑本

隸韻十卷劉球紀原一卷劉球古文四聲韻五卷夏竦隸釋二

十七卷續隸釋十六卷釋傳十卷洪适別字十三篇孫強漢

隸字原六卷姜機五音總要五卷孫高元尚一篇李善切韻總

圖二卷司馬併了部頭二卷俗字背篇四卷韻類十卷李

作六書正譌六卷同伯六書正義五卷四聲類証二卷六

書精蘊八卷孫有作六卷孫有八卷孫有正本分韻十卷王起玉

鏡篇海四十卷道昭字學正韻十卷六書故六卷戴侗



監本六書統二十卷

楊桓

切韻指南一卷

劉鑑

貫珠集一卷

劉鑑

等子韻三十六卷

釋真空

六書詁六卷

字韻集成十卷

字林十卷

玉篇彙韻二十卷

經史正韻十卷

海虞金一

卷彙粹二十卷

洪武正韻

毛晃

對韻音訓八卷

四聲篇海

集韻五卷

金石韻府六卷

川篇十卷

龍龕一卷

搜真

玉鏡八卷

字海五侯鯖十卷

湯顯祖

韻畧二卷

奚韻一卷

古世本一卷

篇韻直音各五卷

章獻

佑書韻篇四卷

文

字音義一卷

字類四卷

趙新

古文韻

會五卷

古今字韻全書十卷

楊時

海篇心鏡二十卷

劉孔字

彙二十卷

梅鼎

六書廣義四十卷

趙官

始皇坑儒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非直掘土而為坑也今民間

訟牒亦有坑陷之詞長平新安之坑亦若是而已矣

文君當廬二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廬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煨燼故名非溫酒爐也當時方言阿堵猶今之俚這裡只個也

天王天皇攷 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七出德山宣鑑七出雪峰存義岩頭全氣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係集傳燈未識從上碑極謬收龍潭系于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于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峰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頴公所復節變使丘三系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峰為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誤出蹊人果不

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朔難歸。此位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為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御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峰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畧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讀燈叙明靈寶重顯為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靈寶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賦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悔岩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整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記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

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  
王。虎岩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于  
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于天王。王谷  
正名錄。脩慈天王之田。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  
國諱。玄素為元素。歐陽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  
卯元素一首。貞元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吟石刻亦  
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偁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  
邊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偁。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  
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偁為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為孤胥山。  
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偁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陳因山

名遂更為蘇州

仰風曰無衣無福鄭氏云福毛布也此說非是福乃紉絮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福夫以福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福為毼逆云福毛布也不知福字從衣託字從毛乃今之斜託價貴于苧麻矣豈賤者服乎左傳輶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倚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令人不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類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恒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

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為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

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日小至壯

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堯

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尚未越初度也

行李之李字恐誤蓋李字人姓外无別義行李恐即行使也案

舊文使字作李字傳寫誤作李耳

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所其居之地也晚又

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翁泉

詩東坡自注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

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近亦有東坡畫竹下有老泉居士朱文

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歐陽公作老蘇臺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號。亦可疑。若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遂加于其父耶。

世說王夷甫答樂令云。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起超元著。本作著。後人從艸作者。乃俗字也。凡著述著作。俱用著。弟傳寫日久。驟難變易耳。

古者便民如借。故曰藉田。今人讀以為籍。大謬。

令人呼私印為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為圖書。正如豎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詩經。御風谷風。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為淫新婚。而棄舊室者作。

今賀人初娶，偃宴，爾非惟詩意不合，且是再娶事，詞大不美。

自夏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船上司羅盤者曰較長，置一龕，下鋪細砂，安盤于上，取平，周回置燈，較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聽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較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策于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檣櫓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蓬索舟中惟木較四具以纜沉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氈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水蘆上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放銃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為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聞國王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船必暈眩嘔吐久之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反昏瞶搖顛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悞哉

楊雄甘泉賦、鶯堪與以壁壘兮、說文堪與天地之神也、今傳地師為堪輿者、非是。

書雲二字、世多誤用、案左傳、魯僖公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倫故也、杜注、分、春秋分、至、冬至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也、左傳昭公元年、參高、兪弟事也、他人不切。

詩曰、日居月諸、居諸語、助辭、不應實用。

詩卷阿、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駕公剝度其父、陽帥居元荒、朝音湖、山東迎日曰朝、山西送日曰夕。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原經有括實。

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

漢亦有費長房，亦名地仙也。

先為沙門，周沙武汰反俗，

隋興文帝詔為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獻代三寶錄十五卷。

于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

為失譯源，令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

土異經，令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臣于晉孝武大元十年。山

西，明年丙戌，呂光僞後梁。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僞北

涼，令括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必非北涼也。又三寶記

載苻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况僞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

經，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

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喜州抵

暮遭雨宿于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  
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經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  
王因夫人腦癭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  
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員通示菩薩行  
也。令托夫人之病為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  
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  
即請法師造疏。曉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白王具角乘。將  
几案在兩角間。置筆研。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  
愈。王刻日請曉于黃龍寺演義。又因簿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  
三卷。名為略疏。後廣畧二本俱行本土。畧本傳入中國。後有翻  
經三藏。改為論云。宋儒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曆

末顯聖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實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畧見一斑，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詠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太平山白雲石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四土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融及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六十四家，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漢及昭覺勤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果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

八十四家 三峰燈史八卷輯三峯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為  
一編 濟洞燈史續畧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  
并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 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  
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峰授受事寔并法中先輩交誼如序  
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 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

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紀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險  
惜也漢書張竦為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  
思元賦夕惕厲以省僇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于若厲之誠散  
作如膏之澤令人亦常用愛勤惕厲

帶礪帶衣帶礪砥石言山河即微小至此七盟不改也非張大

語、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今人以湖廣為三楚大狹矣、

蘇州東吳也湖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為三吳非、

魏斯趙籍韓度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為三晉者非、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馮司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為三秦者非、

詩小及景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  
山之高當仰也。魏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  
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閣第一場五經義  
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  
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  
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  
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  
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  
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  
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



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公穀第一條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澹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沈馬楊溥編修周述為攷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顏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備以宮贊別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璉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是濫觴者言其始出之微也唐元宗孝經序濫觴于溪皆糟粕之餘今世之用大非

陽溝有書為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觖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詳之當是隍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隍溝則顯行于地面者為陽溝矣

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安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

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為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者，及攷爾足諸書，乃知常棣，匕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棣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年，杜注云，不中為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罷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也，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劉都督壘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開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勳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頌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頌趙松雪與人  
東云輒有素綱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頌又云拜手持納衿笑  
頌之

掉盞掉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  
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  
農月于是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免與  
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免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  
瓜淮免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免  
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免漕又變為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卷冒白刃卷音圍又音患亦

作秦皆訓為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券，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券，丘權反。讀以為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尚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始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馮之音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為韻中，宜與鯨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鋸里切，是與氏之音承帝切，視之音承丞切，在四帝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兄弟之弟，徒以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皂隸之皂，造作之造，音

與早全而讀作去聲如蹠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全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吊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吊卷或曰吊鈔狼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麩張蓋曰打織屬文起牒曰打藻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稟殿以杖擊也律有門殿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謔謂曰毆張之為言張也一曰嚙謂之嚙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資也下托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稟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

句取于下其札曰稟足正也音與雅同詩大足小足用此字今借為布段之足音匹者分別事辭也偁此个為這个是也今以偁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為尊以賤秩為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復以右為尊矣今人賤官猶曰左遷偁尚文猶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足馴無害于義

敬歷之敬，即楊字，古通用。今人侮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敬歷，即書歷試諸難之意。乃見有讀敬作𡗗，或寫敬作𡗗者，何不考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印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七是也。

易曰：見群龍无首吉。張萱疑耀曰：王弼曰：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為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无首之義。今人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為柔，是无首者无剛也。予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為乾。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



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潛見飛亢皆指一龍。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也。夫首者先也。无首者言當上時。此群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為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事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為禍始。即此義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坤之承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群龍之時。即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為然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為柔。則上九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无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政。張萱曰。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削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只此四字。

費宋儒幾許說話

周禮筭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筭而後卜。筭字上書作算。六書正  
譌曰。從竹從彖。上古巫字。巫字筭。古者以竹代著。會意。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止言王之  
道為正道。王之路為正道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注亦  
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辭叶韵耳。予案周禮逆人及匠人自  
逆上之徑。至于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  
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  
之害大耳。見張萱疑釋。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為  
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豈。非虎非羆。後漢

崔駰達旨云，漢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螭、非熊、非羆、  
為証。然史實無非熊，獨見于此。注杜詩：田獵蓄非熊，孟詩：羆  
有非熊，則往七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  
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閉之地也。詩：併窈  
窕淑女，鄭元箋為幽閉深宮貞專之善女。揚子方言：以美心為  
窈，美容為窕。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為德，楊用修深辨之，歷引漢  
魏詩賦所用窈窕二字，皆屬居處。遂以朱子為謬。張萱以為不  
然，云窈窕二字，原有此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即以居處與容德  
並解，不兩妨也。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即法律，大悞。漢書宣帝紀：令甲死。

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也。則令甲為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証。至于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日亦曰甲第。右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瀕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嶺南張萱字孟奇，所著書曰疑耀，有云八音克諧，无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兄弟之和止。以墳、箎、注、疏、反、朱、考、亭、嚴、氏、緝，皆未能發其音，予因問歷古今樂歷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墳、箎、則二音共為一音，瀕為宮而箎之。

徵和、塤為商而麓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麓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徵矣

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皆書閏九月蓋應置閏者皆絕而置之于歲末也亦即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者也

張壹曰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日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于今之祈雨祈晴者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做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而雩乃建己之月不待雨暘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己為民祈禱至于雨暘愆期之日又復為祈禱也今建己之月大雩古禮已不復行矣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

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廢立于學官為置博士。

今以學作黌宮。其字于古無。梧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黌宮。非者象玉之瑱也。是黌當為瑱字。書雖收黌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為正。

張萱曰。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氏作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辨其為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為夜明星隕。即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張萱曰。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音昆豷音豷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伯之名當以春秋為正。

詩召南于嗟乎。駒虞采藿。氏鼠璞曰。駒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

雖驕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嘆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綴理，故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誥，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文史記鄴生踵軍門上謁，案劍比使者，使者惧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  
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  
山下石衣為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張萱疑耀曰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言不圖以  
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  
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矣取于三家之堂意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禮趨適。訊以學禮亦不及樂。  
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  
也。豈告顏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  
知之耳。

爾足釋親父之舅。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為舅弟之



子為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僞父之弟，弟為伯叔，兄弟之子曰姪，姪矣，蓋伯仲叔季，兄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則古人僞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子兄弟當僞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僞猶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為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做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不及一百斤明矣。案朱豆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解，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而偶及，或是想像寓言。

非真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對師誇說，似非答問之禮。若托興  
寓言，无乃荒誕于師長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作  
瑟譜，嘗言倚瑟三復此書，覺得春人沂歸，猶帶韵語。當時所鼓  
瑟曲，如此時曲終道意，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  
者。三子言異，由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  
之曲也。古有歌有語有道，三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  
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真浴沂，亦不是  
寓言也。

經典琴瑟並言，魯論三言瑟而不及琴，何也。宋時如廟之樂，其  
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即大呂商角徵羽，亦是中  
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闕矣。余意必不如

今人之異于取聲也。新調淫聲，蠲瑣綠琴，予名之曰琴之異端。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麩為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臙醬，漢武帝有臭腸醬，南越有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臭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蠶醬，蠶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蟲而切之醃藏者，烝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六朝時呼食為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饌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為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  
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為廢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  
亭從之予案諸子書施皆為殺而肆之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  
施麇左傳秦施冀芮晉施刑侯與叔與于京山海經殺施之晉  
語從樂氏者大戮施莊子甚弘弛也即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  
首戒伯禽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于所尊者薄則無  
所不薄矣又何有于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殺  
宗室賢士大夫尚可士其朝即微子一篇齊論出處大致而以  
周公謂伯禽章次于中其于九經以親也繼尊賢之意乎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或曰姓仇音掌齊後也晉有卿  
瑯掌同前涼掌椽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即全孟母仇仇掌通

用字書反瓜為仇。繼莊曰：不知出何書。按考然亦未敢信也。  
張萱曰：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正文資暇錄謂  
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辨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  
子才魏收勸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窗記談謂飲茶始於梁天監  
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閩吳志。韋曜傳賜茶，舛以當酒，則茶又  
不始於梁矣。予謂飲茶又不始於吳也。爾足積苦茶，郭注可煮  
為羹，飲早采為茶，晚取為茗，一名荈。則吳之前亦茶為飲矣。第  
不必如後世之日用而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  
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  
人亦不及詳者也。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秣田，其性粘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

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適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飢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張萱曰：世皆知郡守為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又曰：古之為民者，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為親民而獨無府吏胥徒，不知誰為之吏。竊意興能出長興能入治，即所興之賢能為之吏也。故經文亟稱御史群吏，此時儒無非吏，無非儒耳。

有明宗藩自古未有若是之甚者，神廟時纂修玉牒至萬曆二

十二年<sup>止</sup>至屬藉者已十六萬人其後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候籍錄載唐元禎行李從易中丞制辭云劉氏子孫在屬藉者十餘萬人其兩肩之盛蓋相同矣

今人但知科場對策為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撫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于几案上令士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投之或亦一說也但考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據

嘉祐中溫公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于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圓黏兩號詞理高絕獨傷切直而黏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外溫公與范鎮同議以黏字號為第四等圓字號為第三等詳定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為不當遂更差官詳定從初考遂定黏字號卷為不入等溫公抗議黏字號文詞臣不

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无所顧慮，于四人之中，最為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為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果以切直不宜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无差舛，豈見收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時少年問學未到耳，今制考試排字號，皆用千字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制字樣，故圓黏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為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于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上古書籍，編竹為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裏浩重，不便提挈。自翠紙筆反墨，乃易去竹簡，誠為便易。然皆寫本，未有刻板印



行也。後唐明宗長琪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刻九經國子監田叔

校正九經。又母昭齋貧時嘗借文選于交游。其人有難色昭齋

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錢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為宰相遂踐  
其言。又以石鑄九經于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

孟蜀也。

今秘閣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御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何法。致此。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縷。日久不脫。何也。光曰。古法用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豈即此法耶。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

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无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又遷別官者，皆不追叙。惟據進書時現在諸臣恩賞之而已。宋元祐間，秘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叙。秘書少監劉卨等上言，乞依黃鑑、梅堯臣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事。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為三吳第一。嘗曰：董華亭質美而未學者也。

張宣疑耀曰：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即今隸也。世言隸敝于王次仲，又言敝于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板，前和隱起，皆為今隸。則隸書奉以前已有之。

矣。水經注亦云。隸出自古。非始于秦。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為吏。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恐曰。書為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為古椀字。又漢書霍光傳。評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為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弼矛及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  
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也。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也。猶勤也。言君始

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北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謂渠上為深廣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為夏屋矣

疑懼曰秦法棄灰于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若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適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為畜馬計耶一日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无燒灰鄭氏注謂為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北別群是毋燒者亦為馬也因知棄灰于道古人先有此法禁但未必刑之如秦人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為苛耳

明季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為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糟食之，故雖有良馬，不二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佳，火水不能毀，惟以糟漚之，遂為海馬神馬也。其骨相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露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強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致橫溢，故此所遺馬其血亦有他出者，非謂編體皆汗血也。

張萱疑耀曰：唐制殿庭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

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敬也明則殿庭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輦路二字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纒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合是輦道即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埤內之道為甬路乃世之傳誤也

宋太祖謂胡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胡人一首計用絹二十萬匹則胡人可盡明制胡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于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不能易胡一首何也漢法凡吏受賂飲食皆免官景帝以其為法太重更議置令吏于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吏所監所治所行

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第必須償費乃可。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為密令，民有言却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為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棄千城之將者，漢法實始于此。此法至宋時猶存之。故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製金帛作土風贈遺。及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斷定其收受人坐賍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公用酒己而自首。法司竟坐賍論廢。司馬溫公以為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酒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止謂珍異見錢耳。今曹修止以樽酒隨而自首，己為刻薄。法官又以賍罪之，剖析一

條以為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所犯如上條，必須贖滿五石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石，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為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行，至以饋遺厚薄為官殿最，安得賈起漸曹修輩起而案之？

唐初温大足撰取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為寶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无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洎之揚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為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音，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反，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



撰之，韋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恒等又足之，柳芳又做編年法，作唐曆四十卷。張萱云：古之為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鉄束其頭，以為鉗，最困辱者。故趙王即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為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為人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可為庶人哉？今制黃冊凡稜禾多者，自立一戶，稜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即中公為戶，以稜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枋園十年，守祖父遺產，瘠田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

所致于公。元與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晉周處常為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任官。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上古帝王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為文。兄為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王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為僞。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若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明朝雖冠方易名。然惟臣子二字。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

太宗以下皆二字，獨秦王太師伯顏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至十四字，夫考行古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為美惡哉。

張萱曰：先大夫令滇時，從黔國印中摹高皇帝御容，龍形虬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為真矣。後予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須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額環眼之狀，若箕其肩，兩髭橫分，須長裏臍，皆異善冠衣，綠不正立，與二后若相對意。至二后則以紗蒙之，不敢啓。玉宋制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述玉牒表，自首至尾。

皆世系。與朝政並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  
孟子注。公輸子名班。晉之巧人也。世盡以公輸魯班為一人。曰  
閔。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伴造化。又六國時有  
公輸班為木鳶。以窺宋城。似若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  
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  
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上音熾。今  
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為款。制者尤謬  
之謬也。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  
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為后。母為夫人。豈當時禮制

尚未暇講也。特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及弟交之子肥。諸人為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猶未議封，即群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連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却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候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為皇帝七年，而太公尚為庶人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糧道葉映榴、松江人都使司宣等。諸公耳，其他授偽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偽職為巡撫，督標左營勒其功，受偽職為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督標前營李，及撫標沈嘉相，皆受偽職為總兵。其中惟沈嘉相擒揚兆先于嘉奠首，先反正，而王相

誣之其他皆駢首受僇。

夏逢龍于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為生員易為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于五月二十二日獲于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為偽東閣大學士蔡為偽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為偽中軍趙得為偽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為漢陽府偽知府易正印為關防。

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檄辰州物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逆命駐大均山提督出軍屢不利失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

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自西南來  
荊州將軍噶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為賊所困江南將軍  
瓦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音謂詩書禮樂各有  
師若堯舜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  
祝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祝孔子而以其門  
人為配凡今州郡通祝孔子承開元之制也古仲春季秋入學  
合樂取斗建日躔卯成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  
至宋政和四年大學冠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長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傳老

萊弟子之所識。荀卿子司馬遷之所述，亦云脩矣，獨未及舌者。舌內藏不得偏表也。緯書所載舌理七重，又鈎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互異，至須與眉，則載記並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須眉，天下諸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奪無須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頰頰須髻甚盛，謂皆吳道玄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敬小圖，又一如吳道玄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也。予案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之病，命其子學禮于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孔子生魯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為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眉須時，天下



候王不敢以為幼稚而押之。非真謂無須眉也。案方言。東齊謂老曰眉。此言無須眉者。猶言未須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須尚可信。至于無眉豈可信乎。

張萱云。寒食節上墓。其制未見于古。獨鄭正則詞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視。未嘗明言以寒食。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紵帛亦止。言野祭。未嘗明言上墓。惟唐之開元禮。上墓以寒食日。用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享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上墓。必以烏飯。其法以清礬漬米。搗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縣志。居人遇寒食節。以桐楊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

之資陽氣道家請之青精乾石飢飯楊義興許遠游書故服飢  
即此物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飢飯  
光潤碧霞漿茶里中為飯即此法也笑第古人雖有此法非以上  
墓上墓設為飯豈以為時食之意乎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袒褐漢書貢禹傳袒褐不完班  
彪王命論思有袒褐之褻注袒褐之袒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  
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  
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意是誤刻

漢武帝祭宗廟以鶩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鞋  
得之物鶩與鳧大小相應或必有說侯之博古者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梳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為板置體于

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躡平，俟青草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識遺迹。此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于土上，以磚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為甚。今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議。晉稱誦母亡，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闕于古，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可令衛瓘見乎？見疑耀。

宋初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大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口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共為一百五十卷。

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為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托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固史割舍薛澤許昌例為例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姓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成年也遼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巖等所記金有完顏勗宗弼統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記

自有九經以來鑄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七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磳五宮中即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即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飏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

碑凡四十六枚，三行分樹于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枚，時十大枚存，十二枚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枚，悉毀，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特毀者已十八枚，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枚也，然亦止有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隨志乃云鐫刻七經皆蔡邕筆，豈建寧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洵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為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注，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六尺，駢羅相列，與邕碑不同，水經注又

云漢光初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列于講堂前予案建寧熹平  
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  
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為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為  
何經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為何人矣豈邕既書七經之外未  
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者光和續書之若然則東漢石經  
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書  
不知其書為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  
重書而其文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括唐經籍志  
又有蔡邕今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即今  
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為誤然其書久亡亦窮經  
傳古之一憾也

魏陳留卽鄆淳嘗書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亦卽漢之三體也然未詳其為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迭已亡亦未詳經為何經筆為何人一字二字之為何體也

晉裴頡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元奏言宜準漢舊事刻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凡九經共百六十卷亦不知為何人書大曆中司業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號石太和六年又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并奉經論語為九經凡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者經論語爾足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卽太和九經自孝經論語爾足外其六經者亦不知其為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太乖師法

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別刻石作篆  
脩書六經，後不果。其所傳六經，豈即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  
記及周禮耶。今內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元宗八分書。天寶  
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右摹勒上石，完好如故，蓋宋搨焉。

偽蜀相母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  
孝經論語篇凡，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上達  
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  
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叔  
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閣統志，宋紹興間帝益嘗刻禮殿聖  
賢圖于成都石經堂，豈益即叔獻耶。春秋傳亦不知為何人書。  
而于詳字皆缺其畫。此必孟蜀字筆。西省秘閣藏書有蜀本



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不知何人書。宋致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緄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sub>監</sub>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七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于大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全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亡從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刻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石刻立。

于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全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辨是結興石經不皆高宗筆也趙主御書惟高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鑄石者惟經而結興獨獨史記列傳此夫高書千載特達之知也

張萱曰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名獨孝經云不知所作作作八八余聞他書乃知孝經張德劄書也德劄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劉公嘉謨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殺鉄石于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裱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一夕進士上須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武帝敕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鉄石也又一說武帝嘉鍾由書

而秘書省所藏鍾繇真迹甚多，獨年久漫滅散壞，乃令興嗣酌之為千字文，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繇千字文與興嗣所酌者，不全乃後偽撰也。

今人皆知臨池家，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于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鍾瘦，各得一體耳。令景升遺迹絕無存者，藝文志有劉表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表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蔡崔之流，而表初又為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漢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字伏犬外，向賊。臯令臯字乃白下羊丞印，田下羊尉印，白下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

全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獨差謬若此，況今不講字學之時乎。

古者天子未有璽，七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燕康成謂即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字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銅銀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佩璽，而曰印。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係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扁而方，大僅一寸許。

組中有圓竅以容組案古今考方曰印之背即為鼻紐印之  
面即印文篆鵠字空處為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  
也豈用時即解去其組而用託穿以組邪然余見漢印甚多未  
有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據又古者百官  
之印皆佩于腰故曰丈二之組南朝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  
納直籠卽官交印時吏人係之于臂以相係腰係臂所以皆  
謂之佩也楊虞卿為吏部員外<sup>印</sup>拾置<sup>印</sup>櫃加鎖以贈之蓋今之印  
重而大腰與臂非所宜非貯之于櫃蓋不便矣是印之有匣自  
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  
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人皆知虞舜有弟象而不知其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兄

為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嫫嫫妹，正義作顯。又作繫。畫始于嫫，故曰畫嫫列女傳。舜母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嫫每為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案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作畫不始于舜妹矣。事物紀原云：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作畫。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節椿畫記。又畫記補遺：陳德輝續畫記：米芾畫史：湯若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詳畫所自始，然亦止言有虞氏作畫，而不言作畫者舜妹嫫也。故詳著之。素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真亦照世本之說近也。山龍華蟲，作繪則知畫矣。自古有之，傳是必非始于舜妹也。滕王蛟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為滕王元嬰。余案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蛟蝶雀兒，曲盡其妙，非元

嬰也

臙五刑中去軀蓋骨之名，齊將孫臙為龐涓斷其足，故傳孫臙其名，連不可攷，臙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人，傳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傳武官有媿臙並黥之語，豈不可笑。

張萱疑曰：顏文忠公每于公牒背作文，藁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為人書，鄭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

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後幸獲校社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移文牒殘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

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

疑耀云：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偶閱一小說，吳興地有名丘墓者，一邱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徧左氏。邱明之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邱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案姓氏譜又以左為複姓，明則名也，未知孰是。

世說曰：俊中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傳頌語，用似有未妥。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全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氏，以為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實出于此。父嘉于孔子為六世祖。父嘉之父即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父，乃自宋奔魯，不仕，至其



孫叔梁紇始仕于魯受采于聊古者必貴而後列為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弟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為氏乃復以孔為氏此尤不可曉也予案孔氏從子從山子者高之所封也山者元鳥也契之母吞元鳥卵而生契為高之氣祖孔者所以紹祥元鳥也今書字皆以孔為嘉美之稱以山之生子為嘉美故鄭子孔名嘉亦若因山為氏者其說終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為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孔子孔名嘉印遂以孔為嘉美義耳

古人僞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尚

今詞臣立于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由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僭視草，不亦謬乎。

疑耀曰：今人僭給事中為黃門，蓋始于漢而不知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即黃闥也。內人者，闥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中黃門下，是黃門止可以僭宦者，不可僭給事也。但漢書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日莫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瑣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為黃門，自漢已誤矣。蓋黃門本宦者之僭，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不司黃門，而可黃門僭之耶。

周禮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為頭司。

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為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令稱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為人撰文自僞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僞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為明初官制一卷。

張萱曰：妣，母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候鑄鐘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又曰：今人朋友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汪彥章誠其子，恪曰：自我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夫家妻也。通家二字施于外姓實不足。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所妻為鄉里。今我不忍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疑擢云。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也。常以夫姓自稱。為李衛婦人。自稱宜做之。

朕，音引目。眶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言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為朕。又例為朕兆。古无据。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于北齊。張稷為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張四劉五。前此未聞也。此等相呼雖足，亦近于俗。黃山谷嘗避暑于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葦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

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于坡公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簿。公亦更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古者婦人不僞名。嫁後即以父母之姓。僞之。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僞姜。宋僞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為女人通僞。已謬。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為妾矣。宋蔡京當國。攷公主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與姬字不合。豈以帝王之女。可以為人姬妾乎。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魏了翁曰。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生僞皇帝。自秦政始。漢高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為謚也。故三皇五帝。

三王皆後人所謚者。張孟奇曰：第今之有天下者，不僞為皇帝，將何僞即安得復起此老而詰之。

張氏疑擢曰：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即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昔已然矣。如賈自楚出，而慶亦為賈來，本邦後而和纖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廕，孫氏晉出，而一出于商，一出于衛，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于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書矣。至于後世兵火飢疫，離析流亡，又有避諱避仇，隨母改嫁，假養寄昌之類，紛然雜出，如之何其考之。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全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

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者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全時而名全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為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全名見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

張萱疑耀曰介子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氏也二人賢者為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之于眾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為氏而其本姓竟莫可考

又云人名未有三字者揚用修以戰國董之繁菁是三字名也不敢以為然董之繁菁之字即用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孫揚用修揚之用修耳

漢陳寶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實有何意

義及讀洪适隸釋載寶壇碑君諱實字仲躬乃了然知諸書皆  
誤作方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方字用又何誤也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  
名義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與逸何與獻有  
成義與敬何與父名義子名獻尤為可笑禮舍文嘉曰義者獻  
也後漢書云莽傳立斗獻音義禮器犧尊即周禮獻尊故叔  
獻亦作叔獻音義通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  
則全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人神名終將諱之禮記  
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偁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  
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禮記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有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句龍氏即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曰：周棄生而能殖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為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杜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立祖右社，風俗通云：共工氏有子修，好遠游，歿而祀為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曰：祈，請道神謂之社。晉嵇含社賦序：有事于遠者，吉凶皆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為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為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為誤。不知史記年表：秦

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

始與伏分耳。

后土后稷皆官名，后者主也，即司字之變形。尚書

之也。後世記之以許穀，猶祭先代始為穀食之人之意。社

神天子祭地于此，謂侯祭其封內之土，神于此。司農中央

帝黃帝其神后土此位黃帝以定中央者，未必是共工氏之後

尚書甘誓篇有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之語。祖廟

土神壇也。可見夏時已有社，但不知稷之祭始于何時。記

之衰也。周秦絕之，以秦為夏末時人，失之遠矣。共工乃四凶之

一見于虞書者，未必能伯九州。至于能平九州者，乃大禹

未聞又有共工氏之子，豈因縣而設耶。禮記之不可盡信。

人知盜跖為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

因惠弟為惡，故以盜跖名之。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特有神

醫名扁鵲，秦越人能醫人亦僞之為扁鵲耳。

張萱疑擢曰：案永州志，零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

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

疑又載于家語皇覽竹書世記紀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為湘妃墓古今相傳為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駐于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死神游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始皇本紀王逸楚辭章句遂以二妃為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羅含酈道元相承為萬世不解之惑乃樂氏寰宇記張叔範零陵志揚廷秀揮塵錄吳格用前九嶷考古並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壅漢水旋其下以象舜陵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明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峯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明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予案尚書舜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即衡山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與陟方法亦

曰南巡狩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夫尚書所傳陟方乃死者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在堯未死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于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尚書聖經也禮經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游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游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讖緯百家惑惑耳目博士亦妄言附會故傳禮者又坳會之耶或為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而溺死亦未可知耳曰否小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哉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

禘行天子事，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瀆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乃禘政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于岳，故九宮重裳，拱已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况尚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蓋百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為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為死也。陟方乃升進，乃死為章句，故汲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耶？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于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窺三危矣，何得勞無為之舜于堯期之時耶？都玄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塚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冀。

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曰舜南巡狩至于南岳又豈幸九  
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在東方夷服今又不  
聞有舜陵是豈敬亦有疑而不能祛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  
祖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庫也即今道州九疑之墓或象塚耳不  
然商均寔也大荒南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  
次山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寔其陰豈商均從此因葬之後世  
遂以為舜陵耶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吳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之  
珖十二枚呂氏春秋載延君大戴禮伏子賤尚書大傳許叔重  
說文應仲遠風俗通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後漢書皆言昔西王  
母獻舜玉珖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仙錄亦云舜在位西  
王母獻白玉珖以和八風則白玉珖乃舜之寶明矣胡為乎臧

于零陵哉。无乃帝嘗諸子分封巴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琯遂傳流于零陵耶。又案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經帝舜葬于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即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傳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朱晦菴與西舜祀記書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獨未為之辨耳。司馬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宜有復巡狩巡渡湘水似為得之。是舜之不死于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與有二妃蓋哉嗟禮有三不弔溺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証以不

弟之灾，萬世下卒未有能辨別之者，不亦悲乎？若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宜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即堯典之二女耶？  
加璞少，斷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為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于蒼梧，璞亦未之辨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于蒼梧，沈存中繼其說，舜涉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據矣。又云：即今二女從舜，其靈長鑿通元方，尚能為工龍裳，練升康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况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為夫人，故當以此女為天



帝之女，夫烏工龍，寔乃迂怪之談。既不足據，而帝妃不可降于洞度小水為夫人，天帝之女，又可降于小水為夫人乎？此王逸韓愈力辯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為之說，此二女當為舜之第三妃所生，是舜之二女也。舜之第三妃曰癸比氏，舜之二女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昉。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炤百里，然亦未明言處于洞度也。長源又宜以河大澤可為洞度耶？陳士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為舜之二女，黃陵墓為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為實，至引陸氏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可去亂山無主鳥空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予按竹書紀年，舜即位三十年，而后有卒，后有者娥皇也，葬于涓，帝

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魚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曾隨其子從封于商。故曰商均。密州有女英塚。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蒲州南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塚。絳州鼓堆祠神為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渭與商與絳必有一實。然皆非楚地。則岳陽之湘妃墓非女英之定明甚。獨盜所發女英塚乃多得大珠、瓊、金玉盤，又似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同。則不能無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焉。案今山西平陽府即古河州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一名鳴條陌。舜墓其在。孟子曰：舜卒于鳴條。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為南夷地，謬之終矣。但古今地里諸志，鳴條之地並無蒼梧之山。宜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而世代綿遠，圖牒失真，寔不

可考。記禮者或附會竹書，與竹書之或附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賢之經為正，信漢書不如信孟軻氏。故舜既葬鳴條，則豈南巡哉？非崩于蒼梧，二妃一葬于渭，一葬于商，或葬于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也。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方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不得不為之辨。

徐夔曰：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遂涉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曰：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注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注係流約所述。隱侯博而旁涉，不盡据經，當由禮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氏尚書傳疏，皆本禮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

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詳辨，今天下僞蒼梧者三，豈不  
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昭賦所謂南馳蒼梧也。

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粵西舜祠，無謂已不  
待辨，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均作翼孟，已嘗疑之。  
國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于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其之  
紀城，以附會于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以為此亦穿鑿，好  
異之見耳。竹書文最古，縱有附會傳訛，亦不出于漢儒之手，据  
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卜受禪後，徧陟方岳，乃崩，如  
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為舜崩之年也。九  
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為  
近之。海州蒼梧山，紀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帝都其

方而葬于海僻一隅。昔紀小國，春秋時且為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岳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  
還而葬此乎。惟益子卒于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  
合，故當以益子為信矣。又有帝王世記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  
崩于鳴條，殯以瓦棺，葬于蒼梧九敖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  
古。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即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  
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敢于誕妄，瓦棺  
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諱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  
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既无定名，安知鳴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  
之地耶。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  
陽。則古蒼梧即鳴條地，可為一証。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

庭南巡而葬此耶。晉墓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說，不攻自破矣。

海內神祠，惟太山碧霞元君最盛。馬端臨通考太山絕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水壅澗，宋真宗登封先營楮置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詩浚治之，像頗稚，折認易以玉石，既成，上與羣臣臨觀，復誓石為龕，祭焉。及清。

李瑪慈池記，謂黃帝建岱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迓西寬真人。或曰元君，或亦七人中之得道者，與織女名天孫而岱宗亦名天孫，豈以此耶。李白遊太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

此卷考證故祀外，極多可刪也。